

## 鄭君里之死



鄭君里演、導俱佳，是影壇難得的人才

## 名人軼事

關於父親（鄭君里）之死，公認的說法是，父親因為熟知江青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灘的底細而死。

父親趙丹和江青，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時關係就比較好。藍蘋在上海出演《大雷雨》的女主角，趙丹、舒繡文與父親都會給她配戲。趙丹與葉露茜、唐納與藍蘋、顧而已與杜小鵝轟動一時的六和塔下的婚禮，就是由父親主持、沈鈞儒證婚的。即便解放後，父親還與江青保持着比較密切的聯繫。毛澤東知道父親愛抽煙，有一次還曾對江青說：「你拿幾包我的煙給君里！這都是美國『茄里克』香煙！」

這種比較密切的關係一直保持到「文革」初。60年代的某一天，我突然聽見有人敲門——那時我還是一個初中生，門一開，門口站着兩個人，一個又高又大，一個又瘦又小，從表情和服裝看應該是警衛人員之類，站在門前問：「黃晨同志在嗎？江青同志要來看她！」我對母親說：「媽媽，江青阿姨來看你了！」母親那天生病，正躺在沙發上睡覺，一聽我的話，趕緊起身：「哎呀，怎麼能讓江青同志來看我呢？」

江青那天穿着黑披風，戴着呢子帽，穿着毛式制服，挺有風度的。她跟母親聊了一兩個小時，我們後來才知道，她是來上海了解「革命」情況的。江青告辭時，母親要我送她下去，我們這幢房子是以前趙丹的房子，住在4樓，也沒有電梯。可能是不想太招惹人，江青不讓我送，一行人悄悄地下樓，江青鑽進樓下停着的一輛很大的「吉姆」轎車，很快離去。

但這種關係很快變成了一種災難。很快有身份不明的人前來抄家，那些人把家裡抄得亂七八糟，但該拿什麼東西、不該拿什麼東西，他們顯得非常有數。同時被抄的還有趙丹、周信芳、童芷苓、陳鲤庭這幾家，其中我們家是最厲害的，足足抄走了兩卡車的文字材料。被抄家後，父親心情一落千丈，他說：「這些人雖然戴的是紅衛兵袖章，但抄的手法非常專業，他們肯定不是紅衛兵。」

事後證明，父親的判斷是正確的，來抄家的都是空四軍的人，但究竟誰是「導演」，現在還是個謎。一種說法是幕後的操控者實際為葉群，我看到一份資料上說得很詳細，這些材料被送到中南海的鍋爐房裡，葉群把江青叫去，當着她的面將之燒燬。據說還有其他的一部分材料，被帶到林彪叛逃的飛機上，或者燒燬，或者還在俄羅斯的什麼地方，至今還是個謎。我曾經託了人想把這批材料找回來，但也沒有下文。

父親去世後，母親託當年在重慶時的熟人張穎把這個消息帶給周總理和鄧大姐，其實是希望了解父親歷史的人給他一個公正結論，但不知為什麼，這封信後來又落到了江青那裡。審判「四人幫」時，母親與童芷苓以及江青的一位保姆都作為證人參加了庭審，面對母親的質問，江青矢口否認，說她全不知父親之事。我現在推測，江青未必不知道父親被整成這個樣子，但也未必想置父親於死地。父親是那個失去了一切秩序的年代的犧牲品。

有一段時間，父母都被分別隔離審查，哥哥在南海艦隊當兵，家裡只剩下我和姑媽兩個人。有一天，「上影廠」的專案組來了兩個人，讓我收拾一下父親的東西——父親寫了一張紙，寫明需要什麼東西。專案組人說要把父親送到市裡隔離，我後來才知道父親此前已被關過好幾個地方，上海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上海少管所——那時少管所已經不關少年犯，而都關政治犯了，上海的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都關在那個地方。

1969年的一天，突然有專案組人員敲門，讓我趕緊收拾一下去看父親，我不知哪來的預感，覺得事情不好。哥哥那段時間正好回上海探親，母親也接到通知，從被隔離的「上影廠」來到醫院，我們一家四口在那個地方「團聚」了。

到醫院後，我看見父親躺在一個小房間的床上，雖然已瘦得不成樣子，但看到我們還是露出喜色：「你們來了？我病了，很厲害……」我們無言以對。專案組的人還在旁邊跟我們家人說，讓好好交代，我只好順着他們的話，告訴父親：「你好好交代，肯定有出路的。」

其實當時我聽到一些消息，說「上影廠」可能要重新啓用父親。那時有這樣一個說法，叫「一批二用」，意思是在啓用他們之前先做個徹底的大批判。但母親被關在裡面什麼也不知道，哥哥在部隊對外也一無所知，只有我在外面和一幫被打倒的幹部子弟經常接觸，聽到這種風聲。我不知道怎麼傳遞這個信息，只好一再暗示他說：「你好好交代，你放心好了，肯定會有出路的。」

但父親已經絲毫沒有餘力來理解我的暗示了，他只是很微弱地回答：「我一直在交代……」他抓住我的手，拼命往自己的肚子上摁，我感覺到了幾個硬硬的瘤。父親當時已經患上了肝癌，但最初症狀表現為胃疼，專案組就給他吃醉母片之類的藥。

回到家的第二天一早，專案組又來電話，讓我準備東西去中山醫院看父親。去病房前專案組要我寫一張保證書：進去後不要向任何人暴露自己是誰，不要和任何人交談患者的情病，不准透露患者是誰，上廁所要報告，吃飯要有人陪。大概是這麼5條。「文革」結束後，另有專案組去查父親當年的檔案，這張保證書竟然還夾在那一堆病歷中。

那時父親已經奄奄一息了。我偷偷告訴父親：「你好好休息，好像要用你了。」他無力地搖搖頭。有位醫生偷偷把我叫出去，告訴我父親得的是肝癌，他們也想了很多辦法，但已經來不及了，「你要做好思想準備，但千萬不能說是我說的」，那位好心的醫生又告訴我。

父親後來開始吐血，一直到去世，他的眼睛還一直睜着，嘴巴也張着，旁邊都是血。我要了一塊紗布，把父親的臉擦乾淨，出了病房，我打電話給專案組，告訴他們：「鄭君里已經去世了。」「啊？他死了？」對方好像還很吃驚。

這就是我與父親的最後一面，此前已有一年多沒見過父親，而這最後一面竟然也十分短暫——我是早上9點鐘接到通知，中午11點趕到的，而次日凌晨父親就溘然長逝。

原載《三聯生活週刊》鄭大里口述 記者李菁

## 錢鍾書楊絳的一世情緣

## 精彩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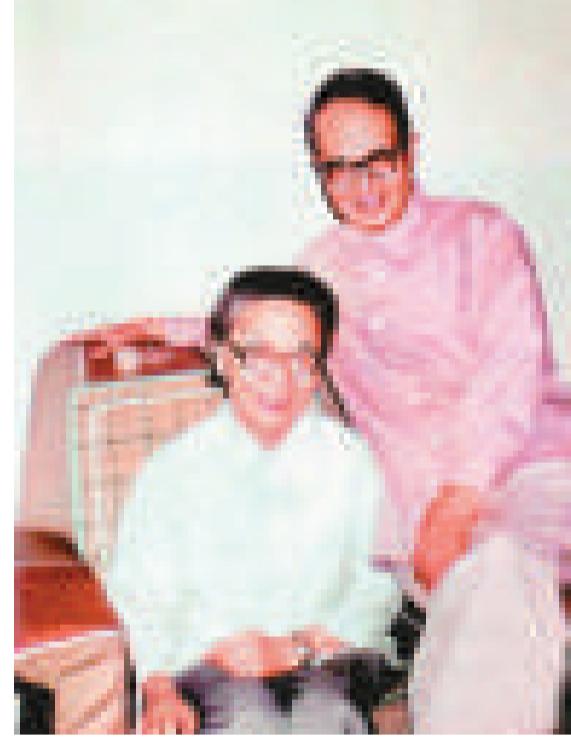
1932年春，楊絳考進了清華大學研究院讀外國文學專業。在此之前，楊絳還在東吳大學讀三年級時，她的母校振華女中校長為她爭取到了美國韋爾斯利女子大學的獎學金，打算送她到美深造。在那個時代，出國留學是一件非常風光的事，對於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楊絳卻猶豫了。她以前常聽父親說起留學的事。窮人家的孩子留學等於送出去做「人質」，好比給外國的強盜捉了去，由人勒索。如此這般，還不如在本國較好的大學裡學習自己喜愛的文學。經過慎重考慮，楊絳告訴父親沒想到美國留學，想報考清華研究院讀文學。

後來她果然考上了清華，還因此認識了錢鍾書。她的父母便開玩笑說：「阿季（楊絳）的腳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紅絲呢，所以只想考清華。」

那時，清華大學的女生還不多，研究院裡的女高材生當然更少。女生要在大學裡找個男朋友，真是太容易了。而楊絳非常獨特，她不像一般女大學生那樣愛打扮，她衣着樸素，甚至顯得有些土氣。可她畢竟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大律師楊蔭杭的女兒，名門閨秀，又是在教會大學畢業，比起一般私立大學來，東吳大學的畢業生氣質上更神氣。她個頭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溫婉和藹，人又聰明大方，自然深受男生的愛慕。當時清華的都說：「楊絳進入清華大學時，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當偶者七十餘人，諸女戲稱為七十二煞。」她仍芳心未許，或許是天意，她等待一個人——等待着後來相識的錢鍾書。

## 一見鍾情

1932年春天，在一個風光旖旎的日子，楊絳結識了這位大名鼎鼎的同鄉才子。楊絳初見錢鍾書時，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雙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鏡。錢鍾書的個頭不高，面容清瘦，雖然不算風度翩翩，但他的目光卻炯炯有神，在目光中閃爍着機智和自負的神氣。而站在錢鍾書面前的楊絳雖然已是研究生，卻顯得嬌小玲瓏，溫婉聰慧而又活潑可愛。錢鍾書侃侃而談的口才，旁徵博引的記憶力，談諧幽默的



錢鍾書與楊絳年輕時

談吐，給楊絳留下了深刻印象。

兩人一見如故，談起家鄉，談起文學，興致大增，談起來才發覺兩個人確實是挺有緣分的。一九一九年，八歲的楊絳曾隨父母到錢鍾書家去過，雖然沒有見到錢鍾書，但現在卻又這麼巧合地續上「前緣」，這不能不令人相信缘分！而且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與楊絳的父親楊蔭杭又都是無錫的名士，都被前輩大教育家張謇譽為「江南才子」。真所謂「門當戶對，珠連璧合」。當然最大的緣分還在於他們兩人文學上的共同愛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靈的默契交融，這一切使他們一見鍾情。

正是「當時年少青衫薄」的時候，這位清華才子與這位「清水芙蓉」的南國佳人相愛了。他們沒有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在學業上互相幫助，心靈上溝通理解，文學成了他們愛的橋樑。錢鍾書的名士風度，才子氣質，使他們的戀愛獨具風采。他隔三差五便約楊絳寫詩，有一首竟融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入詩，他自己說：「用理學家語錄作情詩，自來無二人。」其中一聯：「除蛇深草鈞難着，禦寇頽垣守不牢。」他把自己的刻骨相思之情比作蛇入深草，蜿蜒動盪卻捉摸不着；心底的城堡被愛的神箭攻破，無法把守。

## 書信傳情

一九三三年初秋，錢鍾書從清華畢業後在家度假，還沒有把他與楊絳的關係告訴父親，只是與楊絳書信往來談情說愛。

一天，楊絳給錢鍾書寄來一封信，不巧被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閱了。待老先生看到信後，對楊絳大加讚賞。楊絳在信中對錢鍾書說：「現在吾兩人快樂無用，須兩家父親兄弟皆大歡喜，吾兩人之快樂乃徹始終不受障礙。」老先生邊看邊讚：「真是聰明人語。」在老先生看來，楊絳真大方懂事，能體貼對方父母，對於不諳世事的兒子來說，楊絳是再適合不過的好女孩。老先生為自己一心只知道讀書的「痴氣」兒子感到欣然，他也未徵求兒子的意見，便自作主張，直接提筆給未過門的兒媳婦寫了一封信，把她大大誇獎一番，並鄭重其事地把兒子「託付」給她。

楊絳也把錢鍾書介紹給自己的父親，楊蔭杭非常賞識錢鍾書。兩人門當戶對，甚是匹配，本當就定了下來，但結婚前還多一道「訂婚」禮不可少。本來，兩人完全是自由戀愛的，但還得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錢鍾書由父親領着，羞羞答答地來到楊家，見楊絳的父母，正式求親，然後請出男女兩家都熟識的親友作爲男家女家的媒人來「說媒」，然後是訂婚。當時楊絳的父親正值生病，諸事從簡，但還是在蘇州一家飯館舉辦宴席，請了雙方的族人至親好友。訂婚禮儀相當隆重，來了不少人，錢鍾書的族兄錢穆也參加了。

楊絳也把錢鍾書介紹給自己的父親，楊蔭杭非常賞識錢鍾書。兩人門當戶對，甚是匹配，本當就定了下來，但結婚前還多一道「訂婚」禮不可少。本來，兩人完全是自由戀愛的，但還得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錢鍾書由父親領着，羞羞答答地來到楊家，見楊絳的父母，正式求親，然後請出男女兩家都熟識的親友作爲男家女家的媒人來「說媒」，然後是訂婚。當時楊絳的父親正值生病，諸事從簡，但還是在蘇州一家飯館舉辦宴席，請了雙方的族人至親好友。訂婚禮儀相當隆重，來了不少人，錢鍾書的族兄錢穆也參加了。

## 出國留學

訂過婚後，楊絳正式成爲錢鍾書的「未婚妻」，不過她仍要回清華讀書，錢基博介紹錢穆與她同行，一路照顧她。錢鍾書仍在光華大學教書。不覺又是草木搖落爲霜的秋天了。

在這涼風瑟瑟的晚秋，錢鍾書第一次感到離別情懷的滋味，他想起了遠在北京的楊絳。他知道楊絳想家想得很厲害。要是自己在清華，在楊絳的身邊，她或許能減少些思家之情。一九三四年初春，他急不可待地來到了北京，見到了心上人。半年多離別，該有多少話要向心上人傾吐呀。可是，緊緊地擁着心上人，一向口若懸河的錢鍾書竟不知從何說起，只有四行熱淚從兩人的臉上悄悄滑落……

錢鍾書在光華大學教書一年有餘，到了一九三五年春，他參加了教育部第三屆庚子賠款公費留學資格



錢鍾書與楊絳年輕時

考試。成績下來，他以絕對優勢名列榜首。錢鍾書立即把這一消息告訴楊絳，希望她能與自己一道赴英留學。楊絳心裡知道：「這位大名鼎鼎的清華才子從小生活在優裕的家庭環境中，被嬌養慣了，除了讀書之外，其他生活瑣事一概不關心，尤其是不善於生活自理，處處得有人照顧、侍候他。」正好那時楊絳即將研究生畢業，清華大學每年都准許送學生出國留學，唯獨外國文學專業不能出國。楊絳最後作出決定，與錢鍾書結婚，打算不等畢業就伴隨錢鍾書一同出國。此時楊絳還有一門課需大考，於是她同教師商量，採用論文形式代替，終於提前一個月畢業。

時間倉促，楊絳來不及寫信通知家裡，便打點行李，乘火車回蘇州。她想家得厲害，下午一到家門口，行李撇在家門口，便飛跑進父親屋裡。

楊絳把自己提前畢業以及和錢鍾書一同出國的打算告訴父母，她的父母很贊成女兒的決定，立即爲她置辦嫁妝，準備與錢鍾書完婚。

一九三五年夏天，錢鍾書與楊絳在無錫錢家新居舉行了婚禮。兩家按照舊時結婚的規定爲他們選定了「黃道吉日」。兩家都是江南很有聲望的名門之家，錢鍾書又是長房長孫，因此，婚禮張燈結綵、披紅掛綠，辦得極爲隆重。

婚後不久，錢鍾書、楊絳即告別父母朋友，相伴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深造。一九三七年，他們的女兒錢瑗出生了，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無盡的樂趣。

一九三八年，錢鍾書、楊絳攜女兒提前回國。楊絳的父母先後去世，這對孝順的楊絳來說，不啻於一次重大的情感打擊。這以後，錢鍾書、楊絳相依爲命，顛沛流離，曾一度生活艱難，錢鍾書爲維持這個家庭，不得不多代課。直到一九四九年，他們重返清華大學園。

新中國成立後，他們迎來了人生的又一個春天。一九五零年起，中央領導力邀錢鍾書擔任「《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應承了，爲之耗費了大量的心血。此時楊絳在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書，每天陪她的是那隻可愛的小郎飼「花花兒」。楊絳課務並不繁重，業餘時間她從事文學翻譯。

摘自「中國文學網」作者孔慶茂

## 戲

## 散文欣賞

帶孩子看京劇，才看了一個起頭，孩子就以無限詫異的神情問我：「爸爸，這些人爲什麼要化妝成布袋戲的人，演布袋戲呢？」

我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

想了半天只好說：「不是的，是布袋戲做成人樣子在演人的故事呢！」

## 林清玄

孩子立即追問：「人自己演的故事不是很好嗎？爲什麼要用布袋戲演呢？」

我說：「人演和布袋演的趣味不一樣！」

孩子說：「什麼是趣味？」

我沒有再回答，怕事情變得太複雜，影響到別人看戲的興致。

但是後來我想，在孩子清純直接的心靈裡面，所有化了濃重油彩，穿了閃亮華服，講話唱歌聲不

似常人的都是戲，電視劇、京劇、歌仔戲、布袋戲之間並沒有什麼不同，連電影也是一樣，有一次看電影，他就這樣問：「爲什麼十幾個壞人拿機關槍打不到那個好人，而好人每次開槍都打死一個壞人呢？」

反正都是戲，其實也不必太計較。

但是有時我們看戲，特別能感受到：「戲比人生更真實」，那是由於我們在真實的人生裡面，遇到的是虛假的對待。甚至，有時，我們也虛假地對待了自己。

我們哭着來到這個世界，扮演了種種不同的角色，演出種種虛假的劇本，最後又哭着離開這世界。

記譜、出書，並將歌詞記錄、整理、出版。一方面使《十二木卡姆》這一優秀文化遺產得以繼承，另一方面繼續使其發揚光大。由木卡姆改編的《拉克歌舞》，令人耳目一新；用木卡姆音樂演唱的《艾里甫與賽乃姆》，被人們譽爲維吾爾族的《紅樓夢》；移植的歌劇《紅燈記》，還被拍成電影……

今天，自治區有了專門研究《十二木卡姆》的機構。用五線譜出版的《十二木卡姆》，爲它的探索和研究走向世界，開闢了新的道路。

《十二木卡姆》上承漢唐龜茲、疏勒、于闐樂舞之遺風，下開現代維吾爾族民間樂舞之先河，博採衆長，革新傳世。《十二木卡姆》作爲不朽的維吾爾族音樂之母，歷經千秋，常奏常新，是中華民族音樂文化史上的豐碑。

摘自「中國風景名勝網」



维吾尔族老人在演唱木卡姆